

# 干妈是“农夫”，遇到了一条厄运不断的“蛇”



通讯员 李武岐 冯春梅

这是一个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女儿的网友小鲍“失恋”“失业”，徐阿姨好心开导并提供钱财帮助。小鲍电话感恩，并一声声“干妈”把她哄得格外开心。可是，小鲍一个个并不精妙的谎话却让徐阿姨一次次地给他“送”钱。干妈徐阿姨就这样被骗了20多万元。

近日，海宁警方赶赴江苏宜兴，将诈骗犯罪嫌疑人鲍某抓获。昨日，海宁警方公布了案情。

## “失恋”被骗后电话里失声大哭的男子

徐阿姨(化名)是海宁人，50多岁，在一家皮革厂工作。女儿小文(化名)二十出头，刚刚大学毕业。

2014年8月的一天，小文在家中上网，QQ好友小鲍发来消息询问小文的电话。他是小文2012年出去游玩时认识的朋友，自称在杭州做律师。

小鲍给小文打来电话，聊了几句后，他突然情绪失控，在电话里大哭道：“我失恋了！我给女朋友买了钻戒，房子也写了她的名字，可她说走就走，钻戒、房子都不愿意还。”小鲍说，失恋后的自己在工作中也犯了错，被单位炒了鱿鱼，人财两空，真想死了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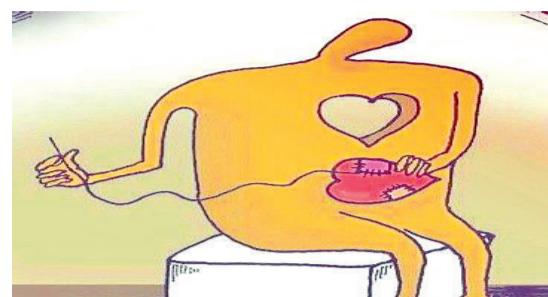
小文安慰他的时候，徐阿姨正好来到女儿房间，她也安慰了小鲍几句，让他不要冲动做傻事，凡事都有办法解决。

## 善良的徐阿姨认了个干儿子

两天后，小鲍又给小文打来了电话。“今天房东来收租，我现在连饭都吃不起了，哪有钱付房租，只能跟房东说晚几天再交。我想好了，实在没办法我就去工地上搬砖……”可是，他突然话锋一转，向小文借600元应急。

小文把小鲍的情况跟妈妈说了，徐阿姨也挺同情小鲍的遭遇，还给了她600元，让她汇给小鲍。

“你们借我的钱收到了，谢谢你们，等我以后有钱了就还你们。”小鲍打来电话感谢小文和徐阿姨。



“小鲍，那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徐阿姨关切地问。

“我还是准备去工地上搬砖，也没别的办法了。”

“律师是个好职业，你就这样放弃了很可惜。你可以找以前工作上的朋友帮帮忙，或者再想想别的办法，可别轻易放弃了。”徐阿姨着急地说。

“阿姨，你人真好，这么关心我，小文有你这样的妈妈真幸福，我都想认你做干妈了。”

“你认我做干妈也行，反正我只有一个女儿，再有个儿子也不错。”徐阿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之后，小鲍与干妈徐阿姨的联系多了起来，还电话跟她说，前女友把桐庐的房子还给了他，名字也已经改成他的了。

2014年9月的一天，徐阿姨接到了小鲍带着哭腔的电话：“干妈，我在天津出差，突发胃出血要住院，可是我没带这么多钱，不够交住院费……”

徐阿姨二话没说，拿了7500元现金就让女儿去银行汇给了小鲍。徐阿姨想了想还怕不够，又亲自跑到银行转了1000元。

## 期盼已久的大团圆

2015年2月初的一天，小鲍打电话给徐阿姨：“干妈，春节我想来家里给您拜年，谢谢你们一家人对我的照顾。”正当徐阿姨憧憬大家团圆的场景时，小鲍又说春运期间车票不好买，能不能借他点路费。徐阿姨相信了，又让女儿去银行汇了2000元。

大年初一，戴着一副眼镜，理着干练寸头的小鲍如约而至。大家见面后很欢喜。

小鲍知道小文大学毕业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吃饭时他对徐阿姨说：“我想托海宁法制办的人给小文介绍份工作。不过，很久没跟他们打交道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办成。”

年初二，小鲍开口向徐阿姨要了3000元，说是给法制办领导小孩的压岁钱。随后，小鲍又以请领导吃饭、送礼等各种理由向徐阿姨要了3万多元。

3月底，小鲍称自己在下沙法院工作了，想调来长安离徐阿姨一家近点，但需要各类手续费、服装费等，他又向徐阿姨借了3万多元。后来，他又称桐庐的房子要卖了，能卖300万，但要先交6万元的税，又从徐阿姨那借走了6万元。

没几天，小鲍说小文的工作有着落了，但需要有3年工作经验，要找单位开社保证明。他又忽悠徐阿姨掏了34500元。

此后，小鲍又以在外办案需要材料费、汽车损坏修理、疏通关系等各种理由，从徐阿姨那里借走了3万多元。至此，徐阿姨已先后汇给小鲍20多万元。

## 警方擒获干儿子

2015年10月，徐阿姨家有亲戚要办喜酒急需用钱，于是她催小鲍还钱，但他以各种借口搪塞。12月底，徐阿姨再也联系不到小鲍，徐阿姨和女儿的QQ也被小鲍拉黑。善良的徐阿姨总觉得小鲍是忙工作或者有其他事情，怎么都不愿相信这个干儿子会骗自己，还是每天苦等小鲍的电话。

2016年3月13日，彻底失望的徐阿姨赶到海宁长安派出所报警。

通过全面侦查，警方掌握了小鲍的身份信息和活动地点。鲍某，35岁，宜兴人。2016年4月7日，长安派出所在江苏宜兴警方的协助下，在宜兴某租屋内将鲍某抓获。

对编造各种理由骗取徐阿姨的犯罪事实，鲍某供认不讳。他说，自己失恋、失业的内容也都是编的，“我没想到他们这样相信我，大概是我演戏演得太像了”。

目前，犯罪嫌疑人鲍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 四川师大杀人案嫌犯母亲：儿子曾两次自杀 据称警方已对嫌犯进行精神鉴定



《中国青年报》 何林璘

“我们也在等消息，唯一获得的消息是，律师告诉我们警方给孩子做了一次精神鉴定，但结果可能要4月底、5月初才出来。”记者4月17日联系到川师杀人案嫌疑人滕某的母亲，她说，“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的歉意。”

3月27日深夜，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大一学生芦某在宿舍楼学习室内被室友滕某杀害。据同宿舍楼的同学告诉记者，“两人之前就有矛盾，吵过架，不是因为唱歌吵架一件事”“滕某杀人后，回到宿舍让其他室友报警，说如果不报警就继续砍人，他自己又回学习室反锁门，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

## 嫌犯曾两次割腕自杀 请心理咨询师治疗

这不是滕某给家人带来的第一次意外。据滕母描述，滕某在中学时曾两次割腕自杀，第二次险些未能抢救成功，“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之后休学、转学。“这些都有证明，如果警方之后要求提供(证据)，我们肯定会提供，不是凭空编造的。”

滕母回忆，滕某小时候调皮外向，但到了初中突然变得内向。初一那年某天半夜，滕某被发现在屋里用水果刀割腕。家人将其送往医院抢救，“之后问他什么情况，他说不清楚，(他)自己也不知道为啥”。

据滕母回忆，家人当时瞒着滕某在医院找了一位心理医生。简单咨询后，这位心理医生表示“也看不出有啥大问题”。之后，滕某恢复正常上学，但滕母经常听到滕某说“烦得很！烦死了！”滕母常常回应滕某说：“你一个小孩子，烦什么？”

此后，滕某变得内向、胆小，“剪指甲都怕剪到自己”。

第二次自杀，发生在滕某高一暑假去杭州的李生画室参加了一个长达40天的魔鬼封闭训练营后。该画室被称为“画室里的黄埔军校”。

“回来后一周左右，他又割腕了，一点征兆都没有。”滕母说，这次滕某差点没被抢救过来，住院半个月间滕母一次都没敢去看他，“回来后也不敢跟他说话，之后问他怎么了，他还是说不出原因。”接受采访时，之前语气还相对平静的滕母说到这里开始在电话那头哭出声来。

滕母称，滕某从小喜欢画画。由于英语成绩极差，家人

想让滕某找个专业方向考大学。从小学画画的滕某对自己走美术这条路“还蛮有信心”。于是，滕某家人高一暑假就给他报了前述美术训练营，为他参加艺考准备，“但没想到回来后发生了那种事，自那之后(他)死活再也不愿意画了”。

第二次自杀后，滕某休学一个学期，滕母每天在家陪他。休学结束后，滕某家人给他换了一所高中继续读。一切看起来恢复正常，只是滕某依然会说“烦死了，烦死了”。家人开导他，“希望他尽量跟性格开朗的孩子在一起”。

恢复读书后的滕某拒绝走美术艺考这条路。有亲戚说“滕某形象还可以”，建议他去学播音主持，但他拒绝了，说“让我唱歌还可以”。于是，滕母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临时又让他学唱歌，在甘肃省白银市给他找了一位声乐老师，每周上一次课，之后又去兰州一所音乐培训学校集训了半年。

2015年年初，滕某在甘肃省声乐专业联考中考了全省第91名，当时有5000多人参加。

## 点赞量最高的QQ空间

送滕某到成都读大学后，一切都让家里人觉得“在变好”。

滕母每天给滕某发微信，滕某晚上临睡前给他回复，告诉她“特别忙，特别充实，每天排练、练琴、参加各种社团、学俄语，还买了滑板玩”。

和滕某一起在俄语爱好者协会的同学告诉记者，去年10月该社团招新时，滕某是第一个来报名的，“所以对他印象很深”。

这位同学不觉得滕某很内向，“还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课上大家学俄语单词，不懂的话就不吱声，有些冷场，他就会接话，还会上去领读，活跃气氛”。平时下了课，滕某总会跑去问些和俄语相关的问题，“网上还推荐过俄罗斯的音乐给我”。

据这位同学回忆，每周五晚上一个小时的社团俄语课，滕某经常“下了琴房，直接夹着一本琴谱就过来了”。滕某最初参加活动很积极，几乎每周都来，学得也很好，“后来每次再打电话通知他，他都说要排练节目，每次都有不同的事在忙，就没有再来了”。

滕某很少发朋友圈，用得更多的是QQ。QQ头像是个抽着烟、竖着中指的男生，签名写着“路漫漫其修远兮”。“他的QQ空间有9000多个点赞，我那次偶然看到吓了一跳，这是我的好友里点赞量最高的。”前述同学说。

据滕母称，大一的第一个寒假，滕某基本呆在家里不出门，也不出去见朋友，说“出去没啥意思”。家人都觉得滕某作为男生太安静，太乖了。

滕某的微博内容大多是歌曲、游戏，微博标签里写着“不怕死”。“他跟我说他大学里不玩游戏，说自己电脑上没有游戏。”滕母说，因为担心孩子上瘾，滕某家没敢买电脑，初中他常去亲戚家玩，后来觉得老去别人家丢面子，“还跟我们闹了一阵子”。

## 滕某家属想致歉

案发后，滕母称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知，只知道滕某刚上大一时跟她抱怨过刚住宿舍不太适应，说“宿舍晚上睡觉吵死了，放屁的，打呼噜的，声音太大影响睡觉”。滕母开导他要跟同学好好相处，“他比较爱干净，睡眠不好，说后来就习惯些了”。

滕某家属在成都待了一周左右，想通过校方和警方先对被害人芦某的家属表达歉意。“我们先筹了笔钱，想先给他们一些补偿。可对方不愿意意见我们。”滕母说，滕某家属做了一次笔录，被要求简单提供孩子以前的情况。

谈到“之前为什么不说滕某有自杀历史”，滕母解释说：“之前怕影响他的声誉，能不让别人知道的就不让别人知道。”